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青樓夢  
第六回 筵宴才人欣浮大白 東邀眾美擬集鬧紅

話說拈香自遇月素之後，□分傾慕。月素與拈香亦甚綢繆，談詩飲酒，日夕過從。一日，拈香至月素家，適遇午睡未醒。拈香入房，見月素睡在側首榻上，覆著紅紗被，靠著鴛鴦枕，秋波半閉，睡態正濃。又見一灣玉臂微露衾外，天時雖屆清和，尚覺寒氣襲人。拈香□分愛惜，輕輕闖入被中，自坐榻邊守候，不去擾他清睡。良久，見月素嬌軀忽翻，秋波斜溜，道他香夢已醒，不道又向裡牀睡去。拈香不去驚他，自往妝台前觀看了一回。

又片刻，始聞嚶嚶鶯聲，美人夢醒，睡思朦朧。瞥見拈香，問道：「誰人擅闖閨房，擾人清睡？」拈香如奉綸音一般，走過去道：「月妹妹，是我，已經來了半天矣。」月素打了一個欠伸，搓了搓手，揩揩眼睛一看，笑道：「原來是你。」便道：「你可是來了一回了？我此時懶極，煩你把鴨鼎中■的甜香在抽屜內去加些。再把妝台上的蘭絲煙兒裝一管我呵呵，你肯不肯？」拈香笑道：「有什麼不肯？你自睡著。」說罷便把香來添了，又裝了一管煙，遞與月素。月素半笑不笑道：「多謝你。你坐在這邊，我與你說話兒。」拈香一面坐著，一面挽了月素的手。

正在旖旎，忽一垂髫婢來稟道：「外邊林婉卿小姐請見。」月素聽見，乃起身道：「說我出接。」侍兒奉命而去。拈香乃問道：「婉卿何人？」月素道：「亦是我之手帕交。其性格溫柔，姿容媚媚，少頃瘦腰郎見之，難保不真個銷魂也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出接。

拈香等了一回，只見美人姍姍入室，與拈香見禮畢，然後入座。拈香因月素一席話，□分留意，細端詳，看這美人年約二九，生得果然媚媚。但見：

眉似初春柳葉，常含著兩恨雲愁；臉似三月桃花，每帶著風情月意。纖腰嫵娜，拘束得燕懶鶯慵；檀口輕盈，勾引得蜂狂蝶亂。玉貌姣媚花解語，芳容窈窕玉生香。

拈香從頭看到腳，風流往下落；從腳看到頭，風流往上流。論風情，水晶盤內走明珠；語態度，紅杏枝頭籠曉月。薄施淡掃，已覺妖嬈；粗服亂頭，也饒蘊藉。■纖合度，修短得中，憑他粉琢香堆，成之不易；就使脂烘鉛暈，畫也都難。看了一回，心中想道：「無怪月妹嘖嘖贊揚，果然不亞名花。如今雙美相對，真金拈香之幸也！」

婉卿見了拈香，便問道：「這位何人？」月素道：「此即妹向所與姐譚之金拈香是也。」婉卿恍然大悟，把拈香細細一看，果然潘安風雅，宋玉溫存，私心竊喜。乃斂衽道：「久慕公子才華蘊藉，情思纏綿，今日天假之緣，得親芝範，不勝幸甚。」拈香不答一言，只因見了婉卿，此時爛泥菩薩已落在湯罐之中，故而不知不覺。

月素把拈香輕輕打了一下，道：「癡郎，真個應我言矣。」拈香倒覺有些不好意思，乃向婉卿道：「芳卿仙居何處？貴姓芳名，尚未聆教。」婉卿道：「賤妾陋巷非遙，就在富城坊巷。賤姓林氏，小字婉卿，與月妹妹手帕知交。今日閒暇來敘，得遇貴公子，實出於妾之意外。三生石上，諒有夙緣也。」

大家談笑一回，已是上燈時候，侍兒即排酒房中，三人暢飲。席間，拈香謂月素道：「如此良辰美景，眾姐妹又與我金某有緣。日夕同二三名媛相敘相親，我金某如花間蝴蝶，賞遍名花，此中佳景，甚覺可喜。第思既得美人，宜興佳會。我欲翌日集一鬧紅會，買一畫舫，游於虎阜之濱，邀眾姐妹作竟日之游。未識二卿肯容我否？」

月素、婉卿齊聲道：「好。」拈香乘著酒興道：「二卿既許，諒餘外姐妹無不曲從須今夕預邀，庶免明日侷促而阻此佳會。」遂總書一柬，托月素家侍兒各處一行。上寫道：

翌日買舟於虎阜之濱，擬集鬧紅會，聊設潔樽以俟。屈眾芳卿玉趾一移，毋負春光。至盼，至盼。舟泊太子碼頭。辱愛生金拈香訂。

寫畢，又填了眾美人名字，付與侍兒，連夜往各家邀請。不表。

再說三人傳杯弄盞，已及二鼓，婉卿辭月素乘轎歸家。拈香酒意甚濃，況與月素□分眷戀，乃笑謂月素道：「今日我已大醉，諒妹妹決不讓我歸去的了，我只得住在這裡了。」月素道：「你這人真個好笑，並沒有留你，你竟會自己開船解纜。但是留你住在這裡，只好褻你去同老媽媽睡。」

拈香見月素心許口非，乃笑答道：「若雲與老媽媽同睡，這也何妨，只要妹妹過意得去就是了。」月素笑了一笑，把拈香看了一看，乃道：「癡生利口，算你會說便了。」拈香又說道：「我醉已極，要睡了。」月素只得替他解衣而睡。拈香道：「好妹妹，你也早些來睡罷。」月素聽了，將秋波一溜，走向外房。

拈香才入幃，覺一縷異香□分可愛。少頃，月素亦歸寢而睡，乃問拈香道：「你平日在家作何消遣？」拈香道：「日以飲酒吟詩為樂，暇時無非稗官野史作消遣計耳。」月素道：「你看稗史之中，孰可推首？」拈香道：「情思纏綿，自然《石頭記》推首。其他文法詞章，自然『六才』為最。《驚豔》中云：『似嚶嚶鶯聲花外轉』。這『花外』二字，何等筆法！『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。』這『怎當』二字，這個『那』字，愈加用得好了。雙文態度情趣，全吃緊在這個『那』字。《前候》中云：『這叫做才子佳人信有之。』你想妙不妙，『才子佳人』四字下忽寫此『信有之』三字，真是古今佳話。惟才子佳人方肯下此三字。假令琪非才子，雙文非佳人，讀者焉肯遽羨。除非真才子真佳人，這『信有之』三字方能妥貼。」

月素笑而點首。拈香又道：「我還記得《酬簡》中一出甚屬綺麗，我來念與你聽。」便說道：

〔勝葫蘆〕軟玉溫香抱滿懷，呀，劉阮到天台。春至人間花弄色，柳腰款擺，花心輕坼，露滴牡丹開。

〔么〕蘸著些兒麻上來，魚水得和諧，嫩蕊姣香蝶恣採。你半推半就，我又驚又愛，檀口擔■香腮。

〔柳葉兒〕我忘餐廢寢舒心愛，若不真心耐，至誠挨，怎能夠這相思苦盡甜來。

〔青歌兒〕成就了今宵歡愛，魂飛在九霄去外。

拈香唱畢，月素道：「油嘴！」拈香道：「這多是『才子佳人信有之』事呵。」二人俱笑了一回，然後睡去。正是：

萬種風流無處買，千金良夜實難消。

明日起身，催促月素梳洗畢，即命侍兒喚定了石家兩隻燈舫。拈香乘馬，月素坐轎，同至太子碼頭船上。原來吳中的畫舫與他處不同，石家的燈舫又比眾不同。只見：

四面遮天錦幔，兩旁扶手欄杆。蘭橈桂檣壯幽觀，裝紮半由羅紈。兩邊門徑盡標題，秋葉式雕來奇異。居中紅木小方几，上列爐瓶三事。艙內絨氈鋪地，眉公椅分列東西。中掛名人畫，畫的是妻梅子鶴。四圍異彩名燈掛，錯雜時新滿上下。

二人看罷入艙，榜人送茶畢。拈香謂月素道：「今日如此佳會，諒諸姐妹必不失約的。」月素道：「你且放心，姊妹們知你風雅，無不過從。」

正說間，忽見岸上兩對侍女，兩乘藍呢中轎，遠遠而來。月素道：「如何，你看岸上兩戶轎子不是來赴約的麼？」拈香望了一望道：「果然。」正在欣欣之際，轎子已至船邊，出轎後侍兒扶上船上。你道是誰？卻原來是陳秀英同著院中新來的張飛鴻，拈香見是秀英，即忙出艙相接，攜手同進入座。獻茶畢，拈香道：「我自杏花時節造府得睹仙姿，時存念慕。本欲趨前問安，奈日夕不暇，多致抱歉。諒芳卿知我，決不責予薄倖也。這位何人？」秀英道：「妾自識君之後，欽慕常深，每欲造府請安，猶恐諸多未便。故於幼卿姊處時時問及，知君玉體安和，妾心稍慰。蒙昨日折柬相邀，是以特邀院中新到的這位飛鴻姊姊來赴盛會。」拈香大喜，與飛鴻敘了一番寒溫。秀英亦與月素各通名姓。

俄見轎子又到，家人通報，卻有梅紅京片先至。搵香倒呆了一呆，只道誰人拜謁。接東視之，上寫著「章月娥」三個大字。搵香大笑道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幼姊姊使此伎倆。」乃接入艙中，猶未坐定，又報林婉卿至，於是月素出接，彼此慙慙。月素道：「姊姊昨宵歸去是夜深了，愚妹甚是不安。」婉卿道：「昨宵既醉以酒，又飽以德，今日正欲奉謝，何吾姊反出此言耶？」彼此謙遜一回，然後入艙，與眾人相見畢。婉卿明知搵香在月素家止宿，故對搵香笑而不言。搵香道：「婉姊姊為何對我嘻笑？」婉卿也不與他說什麼，仍舊笑而不言。搵香會意道：「我知道了。」

正談說間，又報袁巧雲至，只見後面隨著四乘轎子，細視之皆非相識者。搵香俱邀入舟中，向巧雲道：「小弟聊設粗肴，欲舉佳會，乃蒙眾仙子下降，實小弟之幸也。」巧雲道：「昨蒙東招，□分雅意，故約眾姐妹同來赴會。」搵香乃請問姓氏，卻原來一個是胡碧珠，一個是蔣絳仙，一個是方素芝，一個是梅愛春，並皆傾國傾城，風流綽約。搵香□分歡喜。正說間，陸麗春與孫寶琴、何雅仙三人又到，搵香款接不暇。寶琴對搵香道：「主人翁何其多能也。」搵香道：「既蒙諸芳卿玉趾齊移，鰻生何敢貪安而失迎之禮耶？」正說間，又見陸綺雲、朱素卿亦乘轎而至，搵香皆接入艙中。珠圍翠繞，已來了□四位美人，連月素已成團樂之數，幸舟頗寬敞，尚覺人少。搵香早喜得手舞足蹈，說道：「今日如此天氣，如此美人，真不負此佳會矣。」正所謂：

漫邀瓊島諸仙子，同赴瑤池集酒觴。

未識再有人來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